

HUAYU YANJIULU

华语研究录

郭熙 著



商务印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语研究录/郭熙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ISBN 978-7-100-08286-0

I. ①华… II. ①郭… III. ①汉语—传播—文集
IV. ①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281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华语研究录

郭熙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286-0

2012年4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½

定价: 39.00 元

流响出疏桐

——序郭熙《华语研究录》

郭熙和我，家住邻县，是小同乡；研究生读的都是语法学，是小同行。过去我们见面，除叙叙乡情，就是讨论家乡话，乐此不疲。

比如社旗和泌阳两县方言的调值，我们斟酌为阴平313、阳平53、上声55、去声31，此后两人发文章，皆遵此拟。再如豫南许多地方，都有一种奇特的音变。如“鸡”，阴平，在“鸡蛋、鸡肉”中变阳平，但在“鸡毛、鸡头、鸡腿、鸡窝”中却不变调，仍读阴平；“眉”，阳平，在“眉头”中变阴平，但在“眉毛、眉心”中却不变调，仍读阳平。其中奥妙，至今未解。又如家乡方言中地名用字的变读，形容词的生动表达形式，“了”的不同读音、功能及句法表现等等，都是我们论而不厌的话题。

江苏历史上有不少河南移民，至今留存着不少河南话的方言岛，郭熙常兴致勃勃地报告他的新发现；我说，河南人曾经一路西迁，从陕西到新疆，很多地方都流行河南话，若是能做做外省河南话的调查研究，多有意思！

长期讨论家乡话而不疲不倦，非小同乡加小同行，恐难做到。这是不小的缘分，也充溢着特殊的乐趣。《礼记·学记》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我深以为然。所遗憾者，是两人在方言学上都未做出令人令己皆满意的工作。

近些年，郭熙的主要学术精力放在华语教育上，我对汉语国际

传播的兴趣也与日俱增。汉语国际传播和华语教育存在明显交集，于是两人又多了华语这个新话题。《华语研究录》的许多文章，未发表我就有幸拜读过；许多思想，未入文我就有幸分享过。尽管如此，把这些篇什韦编成集，连着读来，对我仍形成了强大的学术冲击。

据郭熙研究，称说汉语有“汉语、普通话、中文、华语、国语、中国话、官话”等七种方式，这源自历时与共时诸多因素的加合交叠，且在一个时期内仍“各称各叫”，多名并用。他特别用心地梳理“华语”这一概念使用的历史与现状，指出“华语”早期多在海外使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人社区频繁交往，“华语”使用范围逐渐扩大，使用频率不断提高，其内涵其外延也在不断嬗变。华语，应看作“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如此定义华语，其实体现着作者一个重要理念，那就是域内外汉语的协调，对海内外华语做统一规划。

他谙熟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语教学状况，明确提出华侨、华人的华语教育是文化认同教育：华侨是国家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华人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确，华语教育属于母语教育，其性质大不同于一般的海外汉语教育。华语教育在汉语纵向传承和横向传播中地位重要，关乎汉语的生命活力，理应受到祖语国的足够重视，理应得到祖语国的鼎力支持。

郭熙还研究了华语教学专业的性质，认为它是一种师范专业。依此为据，讨论了华文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构成，指出华文教育专业的学生实际上就是师范生，需要具有很强的华语能力、一定的语言分析能力和多种语言教学能力。

这些研究，几乎涉及华语和华语教学的方方面面，处处有新见，时时闪智光。能够达此境界，自然需要学术天分；但与其说是

具有学术天分，还不如说是下了学术功夫。翻开《华语研究录》，大量的数据便涌入眼帘：

从唐代刘知几《史通》、《隋书》到《新唐书》，再到民国以来“华语”的使用情况；

海内外众多学者关于华语的论述；

各种辞书对“华语、汉语、中文、普通话、国语”的解释；

《人民日报》1946年至2005年60年语料中使用“汉语、普通话、华语”的数据统计；

现代语料中“华语、汉语”分别做定语、宾语的句法组合数据；

“国、中、汉、华、唐”等与中华相关的5个语素，与“~人、~族、~商、~工、~侨、~语、~音、~话、~文、~字、~乐、~剧、~画、~学、~术、~医、~药、~服、~装、~餐、~资、~茶、~亩、~里、~式”等25个语素组合的情况；

互联网上相关语料的跟踪观察；

华人在世界各地的分布人数；

世界各国的华文传媒、华文网站（包括华文教育与研究的网站）名录；

2005—2008年各国传播汉语的大事记；

世界各地华语教育情况，特别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华语教育的各种数据，包括华语教学的历史，政府的现行政策，各级各类教学机构、学生数量及发展趋势、学习成绩等等。

阅读这些数据，也许读者已经心烦，那么搜集这些数据呢？一定是更为艰辛，需要专心致志，需要长期留心。但数据是学术之基础，是思想之根源。《华语研究录》的诸多新发现新见解，相信得益于这些数据。《华语研究录》能够产生学术反响，相信不仅因为

有论，而且因为有据。

此时，我想起了唐人虞世南，想起了他的咏蝉诗：“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华语和华语教学，是当今语言学研究清疏高挺之梧桐，居高而歌，便可传远，无须借秋风之力。

李 宇 明

2010年端午

序于北京惧闲聊斋

目 录

流响出疏桐——序郭熙《华语研究录》·····	李宇明 1
论“华语”·····	1
论华语研究·····	20
现代华人社会中称说“汉语”方式多样性的再考察·····	33
以“国、中、汉、华、唐”为上字的词与社会认同建构·····	55
华语问题答旧金山华文电视台“八方论坛”主持人史东问·····	72
华语规划论略·····	88
论华语视角下的中国语言规划·····	103
域内外汉语协调问题刍议·····	117
普通话词汇和新马华语词汇的协调与规范问题——兼论域内外 汉语词汇协调的原则和方法·····	137
华语的规范与协调·····	151
关于“‘操’+‘过’+处所词语”讨论的思考·····	154
多元语言文化背景下母语维持的若干问题：新加坡个案·····	162
马来西亚：多语言多文化背景下官方语言的推行与华语的拼争·····	182
马来西亚槟城华人社会的语言生活·····	199
马来西亚华语教学·····	215
答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记者问·····	228

论海外华文教学的性质和地位·····	233
华文教育专业建设之我见·····	249
关于华文教学当地化的若干问题·····	260
海外华人社会中汉语（华语）教学的若干问题——以新加坡 为例·····	278
配合现状的双语华文教学·····	296
新加坡华文教学的再思考·····	298
华文教学要从实际出发·····	302
海外华语教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305
海外华语传播与《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325
海外华语传播概况·····	333
海外华语传播（2006）·····	362
海外华语传播：2007—2008·····	374
海外华人华侨分布·····	395
附录一 南京大学中文系和韩江学院合作琐记·····	399
附录二 中国教授郭熙：净化华语需视国情····· 蔡爱卿	408
附录三 中国学者：若光靠课堂学习 新加坡华文没得救···赵婉仪	414
附录四 大马2009年华语国际学术讲座会：语言无需纯洁 新词汇新生命·····	417
附录五 郭熙：大马华语教学走下坡·····	419
后 记·····	421

论“华语”

一 缘起

《亚洲周刊》2003年1月报道，由于中国综合国力急升，巨大的市场与国际影响力正引发全球新一波中文热，逾85国增设汉语课程，学生近3000万人；在中国及全球各地，都可以感觉到汉语的热度，中文正逐渐跃升为全球仅次于英文的新强势语言。

上述内容如果在新加坡发表，编辑会把“中文”改为“华文/华语”；如果在中国发表，编辑会把它改为“汉语”。与之相关的还有“普通话”和“国语”。有学者说，华语就是普通话。上海一家语言文字工作网站发布了一条关于台湾军方语言问题的新闻，其中有这样一句：

据台湾媒体报道，汤曜明说，“普通话是目前大家最容易听懂的话，对军队要求一致性、团体性这方面，普通话仍是最简单易懂的。”

我们没有看到台湾媒体的原文，但我们相信汤曜明大概是不会使用“普通话”这个词的，他用的应该是“国语”。显然是编辑出于某种考虑把“国语”换成“普通话”了。这并非是孤立现象。汤志祥（2001）《当代汉语社区词汇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出版时也遭到过这样的改换。^①

“华语、汉语、中文、普通话、国语”真是异名同指，因地而异？本文将由此展开，对世界华人社会共同语的名称做些初步探讨。

二 五个名称

先看一下中国几本权威词典对上述五个词的解释（仅选与论题有关的义项）。

【汉语】

《现代汉语词典》（2002，下同）：汉族的语言，是我国的主要语言。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是普通话。参看“普通话”。

《应用汉语词典》（2000，下同）：汉族的语言，中国的通用语言，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普通话是现代汉语的标准语。

《辞海》（1989）：汉族的语言。我国各民族的族际语言。联合国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之一。也是世界上丰富发达的语言之一，使用人数最多。约6000年前汉语已有文字。在语言谱系分类上属于汉藏语系，同我国境内的藏语、壮语、傣语、侗语、黎语、彝语、苗语、瑶语等，我国境外的泰语、缅甸语等都是亲属语言。主要方言分为北方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闽语和粤语。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新华词典》（2001，下同）：汉族的语言。是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共同交际语，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联合国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之一。汉语历史悠久，保存了数千年来极为丰富的文献。汉语属汉藏语系，其标准语是普通话。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1988，下同）：汉语的标准语是近几百年来以北方官话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它的标准音是北京音。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

【华语】

《现代汉语词典》：指汉语。

《应用汉语词典》：指现代汉语普通话。是海外多用的说法。

《汉语大词典》：汉语。

《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1998）：中国的语言。

《辞海》、《新华词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未收。

【国语】

《现代汉语词典》：指本国人民共同使用的语言。在我国是汉语普通话的旧称。

《应用汉语词典》：汉语普通话的旧称。

《辞海》：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今习称“普通话”。

《新华词典》：由历史形成并由政府规定的一种标准化的全国通用的共同交际语。是国家在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使用的语言。中国的国语现统称普通话。

《中国大百科全书》未收。

【中文】

《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的语言文字，特指汉族的语言文字。

《应用汉语词典》：中国的语言文字，特指汉族的语言文字（区别于外文）。

《新华词典》、《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未收“中文”条。

《中国大百科全书》有“中文信息处理”条，从行文看，是指汉语的语言文字。

【普通话】

《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的标准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

其他词典的解释与此一致，从略。

国家语委的官方网站对这几个名称也有解读^②：

这三种称说指的都是我国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在中国的大陆称“普通话”，在台湾称“国语”，在新加坡等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称“华语”。三种称说，名称不同，但实质相同；三者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当然，这三种称说从来源和使用范围上看，又有一定的差别。

“普通话”这个名称，在清末就已被一些语言学者使用。比如1906年，朱文熊在“切音运动”中就提出了推行与文言、方言相对的各省通用之语“普通话”的构想。后来，黎锦熙、瞿秋白、鲁迅等陆续对“普通话”有过论述。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尊重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字，避免“国语”这个名称可能引起的误解，1955年10月相继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并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其中“普通”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1982年我国宪法更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国语”这个名称也是清朝末年提出来的。1909年（宣统元年），清朝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1910年，资政院议员江谦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中提出了“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的主张。后来，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沿用“国语”这种称说，台湾至今仍这样使用。

“华语”是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对汉语通用语的称说。在那里，这样称说汉语是恰当的。如果用“普通话”来称说汉语，它在表达同宗同源方面就不如“华语”那样强烈。如果用“国语”来称说汉语，就更不合适了。因为在那些国家，汉语不一定是官方语言，或者并不是唯一的官方语言。

上面的资料表明：（1）人们对这些名称的认识不一；（2）这五个名称并不等值。历史地看，国家有关部门对“华语、国语和普通话”的解读应该是正确的。从《现代汉语词典》说华语“指汉语”，到后起的《应用汉语词典》说“指现代汉语普通话”，“是海外多用的说法”，再到国家语委官方网站的“是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对汉语通用语的称说”，既反映了人们认识的深入，更反映了事物的实际变化。

从今天的角度看，可能需要进一步认识这些解读。因为我们面对的事实是：“华语”一词的使用正在冲破国界，它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华人社会的通用词，成为现代汉语标准语的全球性称谓了。根据我们2004年8月16日11时43分用google在互联网上进行搜索的结果，互联网上各种网站使用“华语”一词的资料共52万项，使用“汉语”的是52.5万项。可见“华语”一词已经开始和“汉语”“平起平坐”了。

从长远看，这五个名称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将是“华语”和“汉语”，而在未来的竞争中，谁是胜利者？

三 “华语”的命名及其在海外的复兴

语言的命名方式历来没有统一标准。有以民族命名的，也有以国家命名的，随情况而变化。不同的民族可能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也可能用同样的语言，国家也是如此。汉语的得名就是因为它是汉朝人的语言，后来发展成为汉民族语言的名称（郑敏，1998）。清代，满语也被称为清语、国语，许多文献都有这方面的记录。乾隆皇帝就曾经钦定《旧清语》和《新清语》。《榆巢杂识》下卷有这样的记载：

每岁经筵进讲，例春、秋仲月举行。近以秋称木兰，惟行于春仲。凡进讲先书次经，书与经各先清次汉。每讲官一巡毕，即发御论一通，则以清、汉语分讲。

这大概是较早的用双语做讲座的实例了。《清史稿·志八十六》也记载：

满官不射布靶、不谙清语者，均不得膺上考。

现代社会里，这种情况仍然普遍存在。例如，朝鲜和韩国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我们现在不得不同时使用“朝鲜语”和“韩国语”两个名称。更有意思的是，现在既有《汉朝词典》，也有《中韩词典》。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使用的都是马来语，但在后一个国家，它的名称是印尼语。如果不知道这个背景，就会把它们当成不同的语言。^③在今天的社会里，“华语”和“汉语”并用是很自然的。

“华”是“华夏”的省称，古代称中国为“华夏”，后来也就成了中国的简称。“华语”这个名称在汉语里出现得很早。刘知几《史通·通释·言语第二十》：

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

《隋书》卷三十二：

又云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

西羸百里至咀逻私城，亦比国商胡杂居。有小城，三百，本华人，为突厥所掠，群保此，尚华语。

“华语”一词民国时代仍在使使用。老舍曾这样写道：

最初，因英语中词汇的丰富，文法的复杂，我感到华语的枯窘简陋。在偶尔练习一点翻译的时候，特别使我痛苦：找不

着适当的字啊！把完好的句子都拆毁了啊！我鄙视我的北平话了！

后来，稍稍学了一点拉丁及法文，我就更爱英文，也就翻回头来更爱华语了，因为以英文和拉丁或法文比较，才知道英文的简单正是语言的进步，而不是退化；那么以华语和英语比较，华语的惊人的简单，也正是它的极大的进步。^④

当然，上面所说的几个“华语”在外延和范围上是不同的，这跟社会以及人们认识的发展有关。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国语”被“普通话”所取代，“华语”虽然还见诸词典，一些场合作为简称还在使用，例如商务印书馆的《俄华词典》、《英华大词典》，但总的情况是日渐式微。在《现代汉语频率词典》（1986）对180万字现代汉语语料的统计结果中，我们没有找到“华语”一词。以至于到了本世纪，当一些网友在某网站的BBS上提议用“华语”一词的时候，还有学者愤然指责。

而海峡的对岸，继续使用“国语”，“华语”也同样受到冷落。直到20世纪80年代，《当代国语大辞典》（1985）、《大辞典》（1985）这些大部头的工具书仍未收“华语”一词。

然而，大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华语”在世界上的另一些地方一下子活跃起来。“华语”何时在海外尤其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成为高频词目前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自从1960年独立后用“华语”代替“国语”、用“华文”代替“国文”应该是很自然的事。张从兴（2003）回顾了“华人”在东南亚国家的出现的历史，认为中国自从进入民国以后，基本上已不用“华人”这个词了。而东南亚的华人社会，特别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却仍然在使用它，并在20世纪50年代赋予它新的含义。它源于华侨在放弃中国人的身份后的族群名称选择。这一结论对我们认

识“华语”在海外的新兴是有启发的。因为华人既然成了族群，就有了“华族”，也就有了“华语”。因此，汪惠迪（1999）给“华语”下的定义是：

新加坡华族的共同语。

有必要谈及“华族”这个词。台湾《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1998）的解释是“中华民族的简称”。

“华族”的这一解释我们没有找到文献佐证。曾长期在新加坡从事华语研究的汪惠迪（1999）从另外的角度解释了“华族”：

东南亚国家华人指自己所属的民族。

作者还特意加了说明：

在新加坡，“华族”是跟马来族、印度族或欧亚裔相对而言的，它和“汉族”不是同一概念。新加坡人在提到自己的民族类别时，不用汉族。据新加坡学者崔贵强先生研究，战后初期，一篇题为《南洋华族的政治危机》的署名文章（作者：屈哲夫）首次提出“华族”这个概念，作者认为应当用“华族”来替代“华侨”。

显然，汪惠迪（1999）、张从兴（2003）的论述是一致的，也是可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华语”在海外的得名还是源于民族。它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间、这些地方逐步社会化的。卢绍昌（1984）指出，“华语”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在独立运动期间产生的新名词，流行起来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汪惠迪，1985）。可以作为旁证的是后来“华语”中出现了大量的“华”字头词语，除“华人、华语、华族”外，又如“华社、华乐、华校、华小、华文、华教、华青”等等。王慷鼎（1995）曾比较了“国字头辞汇”、“侨字头辞汇”及“华字头辞汇”在1945—1959年的《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南侨日报》和《中兴日报》的12094篇

社论标题中的分布，从他的列表中，可以看出这些报纸在20世纪50年代的前半期，曾经大量使用“华字头辞汇”，到了1955年后却大量减少（张从兴，2003）。我们认为这种减少应该是短时间的。因为当时“华”字头减少是因为“华”就是“中国”。按照我们的分析，随着“华”后来在东南亚作为一个文化概念的形成和广泛使用，“华”字头的复现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或许正是这些因素，台湾《国语日报辞典》（何容，1974）对“华语”的解释是：“外国人称我国的语言。”台湾《重编国语辞典》（1982）未收“华语”这个词条，但有“华文”条，解释是：“外国人称我国的文字。”国内学者谈到“华语”也就会想到新加坡，想到国外。周有光（1995：3）说：

汉语的共同语，大陆叫它“普通话”，台湾叫它“国语”，新加坡和国外华人叫它“华语”。这三种说法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四 全球“‘华语’热”的现状分析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华语”这个名称在新加坡等地的活跃还是海外华人本身的事的话，那么70年代后期出现的“汉语热”和“华语”使用热潮则使得“华语”有了全球性的价值。世界范围的“汉语热”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这自然也就给“华语”的频频出现注入了活力。正如钟天祥（2003）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在21世纪渐趋强势的语言，华语正在配合全球化发展成为全人类共同资产，而不仅仅是中国或汉族的语言。就像今天的英语并不是英帝国的语言，而是国际社会通用语一样。